



丁衣

13. 3. 1 生

上海市人

大學畢業

■經歷／

編導

■現職／

資深編劇

■作品／

「天倫夢回」、「故鄉人」、「小人物家事」、「春蠶」、「陽春十月」、「將軍之子」、「台北寓言」等二十餘部。

兩地情結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丁衣

■佈景——高家。

△這是在台北郊區已獲自行改建的眷區。舞台上可看到的地方是客廳連餐廳，另有一個「和式」的書房，但塌塌塌上仍有書桌和藤椅。是一個可坐可臥的整潔小屋。

△從客廳的陳設就可以說明男主人愛書香，女主人重整潔的習慣，所用的傢俱大多是木器和藤器的本色系列。簡潔而雅緻，牆上掛着有歷史性的照片和孩子們的各式獎狀、方帽子的畢業照。

△舞台正面是一排落地窗，窗外是個小庭院，種植着各種花卉，紅白怒放。矮牆外是巷道，有幾棵高大遮蔭的樹。

■人物介紹

高秉南——一生在憂患磨練中成長的榮民，六十餘歲，勤健刻苦耐勞，樂觀自勵，個性固執，脾氣倔強，但以愛為出發點處理一切，山東人。

洪秋美——他的愛妻，本省人，富態快樂，善於家務，尤以烹飪享名村里，重感情，愛家人，有潔癖，心地善良，家是她的地域，五十三歲。

高志芳——高家的獨女，是個有為有守的模範老師，熱情、爽朗、親切，有玉潔冰心的形象，敬業樂群，却又有強韌的性格，認定目標勇往直前，不理世俗的眼光。感情專一。二十七歲。

高志平——高家長子，三十一歲，是個正義感特強的新聞界新秀，勤奮敏捷，愛國者，重視民意，尊重傳統，熱心

各種改革，一心想當一個被大眾肯定，為社會大眾謀福利的記者。

林宏天——留美博士，孤兒出身，研究政治學，是個很優秀的人才，為人誠懇處世平和，對事物客觀，愛和平，愛民主，尊重自由，排斥任何暴力。熱愛各項體能運動。唯獨處理男女感情方面不純熟。三十七歲，本省人。

徐莉玲——美麗，性感，當過時裝界寵兒，性格浪漫，出手慷慨，很會享受，也很任性，夠潑辣，工心計。命好，老子有錢。二十五歲。

徐大川——靠運氣和社會變化中發了財，小胖子，樂觀，諧趣，愛交朋友，快樂。徐莉玲的慈父。六十餘歲。

徐太太——老來俏，三八婆。

陳家銘——青年企業家，家銘電子公司總經理。會理財，有手腕，眼光遠，是個帥哥，很有女人緣，所以桃花運不斷。三十五歲。

丁玉婷——十八歲，志芳的學生，慧而秀。

莊正——十八歲，學生，強而壯。

王尚文——十八歲，學生。有思考有文藝氣質。

劇情簡介

榮民高秉南曾任軍訓教官，他熱愛青少年，對當前社會脫序現象頗有認識，尤其是他培育台灣好友之子林宏天，並助其出國深造而獲得博士學位而成為佳話。

其子志平是個積極敬業的新聞記者，其女志芳是個優秀的好老師，與林宏天在青梅竹馬時代就已心儀。

林宏天五年前得碩士出國謀職，因其父生前涉及「二二八」政治事件而入獄，後雖證明其父無罪而釋放，此情成為林宏天的情結，又因謀職不成忿然回美國修博士，並與高家音訊中斷。

高老的得意學生陳家銘，是個青年企業家，愛上高志芳向他求婚之際，林宏天回國來與志芳立即迸出愛的火花，而他美國的女朋友正好鬧分手，原來這女朋友徐莉玲是陳家銘的戀人，於是扯出四角關係，展開喜劇，最後——

這是一齣以倫理愛情為架構的喜劇，却是以當今國事為背景，愛中華民國，反台獨為文藝教育作訴求的倫理親情喜劇。

第一幕

啟幕時

△民國八十年一個春暖花開的週末下午

△有三個即將高中畢業的鄰居少年，共同為今年大專聯考而向高家的女兒高志芳求教補習。他們都是住在同一眷區的鄰居，從小一塊兒長大的，這個長得身材高大結實的是莊正，愛好各種運動，很健壯很活潑，一心想當運動健將。另一個帶有文人氣質的叫王尚文，愛好文藝，想將來當作家，有個性，愛獨立思考。

△長得很甜的女孩叫丁玉婷，活潑爽朗，很有人緣，有點愛時髦，此刻她着牛仔褲，套着耳機，嚼着口香糖在扭動。

△莊正在地上做伏地挺身，口裡數着數字。

△王尚文在唸書。突然跳起大聲喊。

王尚文（以下簡稱尚文）高姐回來了。

△三人忙回到各人原先看書的位置作用功狀。
△進來的是高媽媽洪秋美，她端了一個盤子，上有三碗紅豆湯在冒熱氣，她有點富態，溫柔和靄，是個充滿愛心的婦人。

洪秋美（以下簡稱秋美）來！你們辛苦了，休息一會，來碗紅豆湯。

莊正（欣喜地，雙手擊掌拍的一聲）哇！高府的紅豆湯，台北無雙！太棒了！

秋美（笑吟吟地）小心！別燙着了。

丁玉婷（以下簡稱玉婷，一面吃一面讚）高媽媽！你這紅豆湯是怎麼做的？又軟又酥，顏色好美嘍！豆子還一粒一粒的，一咬就化，真是太棒了。我常聽我媽誇讚高媽媽的做菜手藝，太好吃了。

莊正 好吃！好吃！（嘻皮）我已經吃完了，還不過癮！

王尚文（以下簡稱尚文）你別太貪好不好？好東西得慢慢品嚐，你這是囫圇吞棗！

玉婷（突然地）高媽媽？今天是不是有客人來？

秋美（高興地點頭）對！被你猜着了。

莊正 客人？誰？

秋美 你們猜猜看？

玉婷 會不會是給高姐相親？

秋美 那倒不是，這個人呀！說不定你們還認識呢？

尚文 我們也認識？

秋美 這個人也在我們這村子長大的，還在我們家住過很長的日子呢？

△三個人都糊塗了。

△玉婷進入書房看到牆上的照片。突然想起。

玉婷（興奮地指着牆上的照片）我知道了，是他，到美國去留學的林宏天，高老爹的乾兒子？對不對？聽說他已經得

到博士學位，他是高姐最崇拜的大哥哥，是不是他回來了？

秋美 對！你真厲害呀！（學電視）「厲害！厲害！」

△莊正與王尚文同聲：「哦！是他？」

秋美 對！你們還記得他嗎？

莊正 有點印象，不很高，很結實，很會打架。（笑）不過他比我們大很多吧！他出國那年我們還在唸國小。

玉婷 這下高姐開心了，是不是去接他去了。

秋美 她還不知道呢？

尚文 高媽媽，我看今天我們就不打擾了。

莊正 我們回去吧！

秋美 也好，我就不招呼你們了，廚房裡還燒着肉呢？

玉婷 高媽媽！你忙你的，我們就走了。

△秋美匆忙進入內去。

玉婷 （一面整理東西）這下有好戲看了。

尚文 怎麼？阿玉！我聽我媽講過那位林宏天和高家的關係，還挺複雜的。

玉婷 你們要不要聽，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莊正 說出來聽聽！

玉婷 故事太長，不是三言兩語能夠交待的，我用一分鐘來說吧！林宏天的爸爸是台灣人，在抗戰的時候在大陸加入台

灣義勇隊，在一次戰爭中受了重傷，被高老爹所救，兩人結拜兄弟，感情很好……

△這時，高老爹從外面回來了，他是個健康的老人，從軍中退役後就在一個高中任教官，由於他以愛心為出發點去

瞭解青少年，以致深得學生尊敬。

莊正 高老爹！您回來了？

高老爹（高秉南）：（以下簡稱高老）你們要走了？

玉婷 高老爹！高姐不在家，你們家今天又要請客，我們不打擾了！

莊正 今天是週末，我要去看棒球，龍虎大賽。

高老 好！年輕人的週末比黃金還珍貴，我剛才在社教館聽了一場柴教授的演講回來，他講的是當今社會現象，說我們

的物質生活是富裕了，精神生活還是貧窮的，嚇，有道理，很有見地，尤其他那白色的平頂頭。

尚文 我看過他好多文章，對人生的看法，一針見血，不過我倒很喜歡跟高老爹談人生……

高老 （高興）我很樂意。哈！

莊正 我們告辭了。

△他們笑談着離去。

△高老爹找自己的茶杯。

高老 親愛的！我的茶呢？

△秋美端了一杯沏好的茶從內笑盈盈地出來。

秋美 你怎麼當着孩子們的面叫我親愛的呢？多難為情呀？

高老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老夫老妻了就需要這種情調，我這個平凡的老公，沒賺很多錢供你享受，只好靠小溫功來增進玩儂情深了。是不是？親愛的老伴？

秋美 （開心地笑了）我今天燒了紅豆湯，你要不要來一碗？

高老 怎麼？真有客人來？

秋美 （興奮地）今天你剛一出門，我就接到一個電話，你猜是誰打來的？

高老 不要玩猜猜看的遊戲了，是誰？我有點累。（坐下）

秋美 阿宏！

高老 （意外）林宏天？我那個古怪的乾兒子阿宏？他從美國打來了？

秋美 不！是從南部打來的，說他已經回來兩天了。今天可以回到我們家。

高老 唔！（面色凝重，一面吹茶葉）

秋美 怎麼了，你不高興？

高老 （走進書房，看牆上掛的往日照片）當然高興，分別五六年了，能回來當然好。可是——我分不出是喜還是憂。

按說他是從十三歲進我們家，是我們倆一手撫養長大的。他從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貪玩，脾氣古怪老愛跟人打架的一個混小子，到變成一個老拿獎學金的乖孩子，順利考上了台大法學系，一直到他出國留學，其中真有不少的回憶哦！

△高老取下他心愛的二胡，拉出劉天華的南胡曲「閒居吟」。

秋美 是呀！我還記得他出國的费用是把我們全家所有的積蓄給了他還不夠，還問朋友借的，總希望他能有所出息，將來學成歸國有所成就。我真不懂，他為什麼突然不跟我們聯絡了呢？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停下拉琴，把二胡掛回原處）其實說起來也沒出什麼事，你還記得五年前他得了碩士回國來，很想有一番作為。

可是由於他老子是在二二八那年出事的，他母親意外死亡，所以才把宏天托我們來教養。宏天的爸爸和我是生死之交，他當年能參加台灣義勇隊到大陸去抗戰，我們有緣在一次戰役中結成兄弟，來到台灣以後又把你這小表妹介紹給我，可以說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對待宏天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

高老

可是由於他老子是在二二八那年出事的，他母親意外死亡，所以才把宏天托我們來教養。宏天的爸爸和我是生死之交，他當年能參加台灣義勇隊到大陸去抗戰，我們有緣在一次戰役中結成兄弟，來到台灣以後又把你這小表妹介紹給我，可以說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對待宏天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

秋美 就是呀！你是很疼他的，這我看得出來。

高老 五年前他回國來，想在國內教書，結果進行得不大順利，原先他就有心結，又受了一些不良份子的挑撥，一氣之下就又回美國了，以後就沒有聯絡，托人打聽，才知道他變了。在外國和一批搞「台獨」的台灣人，混在一塊。

秋美 （吃驚）什麼？你說阿宏也加入了「台獨」。

高老 我想不會，這是一個謎，一定要見了面才能清楚。

秋美 不會的，我相信他不會。

高老 我也這樣想。

秋美 不去煩它，馬上就可以見面了。老公！有件事我一直擺在心裡沒有敢告訴你。

△秋美有點神秘兮兮。

高老 什麼事？

秋美 女兒的事。

高老 志芳怎麼了？

秋美 你知道你的女兒今年幾歲了？

高老 二十朗當歲吧！

秋美 二十七歲了，照中國人算法，叫二八了。

高老 二八佳人呀！好呀！你是耽心她嫁不出去？現在的知識份子流行晚婚，三十歲還不到，不算晚。

秋美 我不是耽心她嫁不出去。

高老 那你耽心什麼？

秋美 你這老糊塗，你知道志芳為什麼不交男朋友？

高老 她太忙了，當高三的級任導師已經夠忙了，還在家裡替人補習，整天忙得暈頭轉向，那還有時間交男朋友呢？不

過，最近這幾個月紅鸞星動了，不是跟我的學生陳家銘走得很近嗎？

秋美 我問過她？

高老 來不來電？

秋美 我看她自己得充電。

高老 怎麼搞的呢？陳家銘又帥又有錢，有頭有臉的。

秋美 老公！我告訴你吧！她心裡有秘密。

高老 什麼秘密？

秋美 前天我整理房間的時候，找到了一本志芳的舊日記，還是鎖上的。

高老 (指着她) 你偷看了？

秋美 呃！我是她媽，有什麼不能看的？大不了再鎖上擺回原處就是了

高老 唔，有道理，這是暗中溝通，對子女關心。

秋美 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高老 快說。

秋美 (笑着從口袋裡取出一張摺疊的紙) 我把這一頁給撕下來了。喏，你看了就知道了。

高老 我的眼鏡呢？

秋美 在你額頭上。

高老 我不用看了，你說好了。

秋美 志芳心裡愛着的人就是林宏天。

高老 (並不吃驚) 唔。

秋美 我以前祇知道，阿宏和阿芳的感情特別好，一個是大哥哥，一個是小妹妹，手足兄妹的感情，阿宏從小就衛護着

小妹，不讓阿芳受人欺侮，連受點委屈都不行，經常為了保護阿芳和人打架，有一次還被小太保統了一刀子，差點送命。沒想到志芳早就一心一意愛上他了。

高老 兩隻笨鳥。

秋美 你說他們？

高老 我罵我們笨，總把阿宏當兒子看，忽略了他們的感情進展。事隔多年，想必阿宏在美國已經有了女人，阿芳不正

在和陳家銘在談戀愛嗎？

秋美 我看不妙？

高老 怎麼？陳家銘是我很喜歡的學生，很聰明，很能幹，他搞電腦，已經小有成就，這兩年也賺了不少錢，很會理財，可稱為新生代的企業家，中小企業中的中堅份子，對我家志芳相當有誠意，不是很好嗎？你這做母親的問過她了嗎？

秋美 (有點不安) 我問過阿芳了。

高老 她怎麼說？

秋美 她對陳家銘也還不錯，這次阿芳帶了學生去旅行，陳家銘天天陪着阿芳，我看，這回家銘一定會向阿芳求婚的

高老 但願如此，越快越好，早點結婚，免得阿宏出發又起風波

秋美 所以我才耽心呀！

高老 別慌，一切順其自然，婚姻大事是靠緣份的。

△電話鈴響，高老去接電話。

高老 喂！是的，……你找陳總？……他們到中部去了，還沒有回來……好的，我會轉告他的。（放下話筒）是陳家銘的女秘書打來的，說有急事找他。

△門鈴聲。

志芳聲 媽！我回來了。

秋美 哦！來了。

△秋美去開門，進來的是志芳和陳家銘。

△高志芳長得高挑秀氣，是個開朗的女教員，在家中深得父母寵愛，成長過程也一帆風順，但個性很強，自我意識很高，有責任感，愛榮譽，有孝心，是個既傳統又新潮的女性。

△陳家銘是個帥哥，青少年時期也曾迷失過，高老曾經引導他幫助過他，而使他改頭換面十年奮鬥有成，如今成了電腦專家，企業界的新秀，有幹勁，有眼光，有魄力，很瀟灑，難免有點風流情懷。

△志芳放下提袋和一些土產。

高志芳 （以下簡稱志芳）爸！媽！我們回來了。

秋美 玩得開心嗎？

志芳 很開心。

陳家銘 （以下簡稱家銘）老師，師母！中部沒什麼土產，我帶了一點高山竹筍乾，燒肉不錯，給老師下酒，不成敬意。

高老家銘，剛才你的秘書有電話，說有急事，要你回個電話。

家銘 好！老師！師母！我要向二老宣佈一件大喜事。

△秋美已看到女兒手指上戴了一枚鑽戒，大為歡喜。

家銘 （握住志芳的手，親切地）志芳，你說還是我說。

志芳 你說好了。

△志芳的表情有點不自然。

家銘 （向二老鞠了一個躬，誠摯地）老師！師母！我今天已經萬分誠意的向令媛志芳小姐正式求婚了，希望能成為高府半子的榮耀，可是志芳還沒有很明確的答應我，我可以保證，我將會畢生真心真意的愛護志芳，給她幸福，克盡做丈夫的責任，希望能按照我國傳統得到女方家長的同意。

△高老與秋美互相對望，又喜又有些不安。

高老 阿芳！你的意思呢？

秋美 我想聽聽爸爸的意見？

高老

(坦率地) 唔！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正常的人生。可是，男女雙方必須個性相投，思想相近，結婚有關一生的幸福，所以不能不謹慎，老爸跟你媽都相信你們自己的選擇，由你們自己作主，這是你們的終身大事，我們做父母的總是希望女兒婚姻幸福，白首偕老，不希望由於個性不合，思想不合而最後鬧成離婚。家銘！你先去忙你的，讓我們來和志芳詳談一下。好嗎？

家銘

(堅持地) 不？我必須要得到志芳肯定的承諾，不然我會飲食不安，生活無趣，有錢都不想賺了。

秋美

(笑着) 我已經看到你送給志芳戴在手指上的鑽戒了，這不就是答應了嗎？

志芳

不！媽！這戒指祇是我戴着試試，所以我戴在食指上，因為我需要查證一下，家銘是個風流才子，親蜜的女朋友一大串，而且有過離婚的記錄，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秋美

哦！走桃花運。

家銘

(笑) 這是誰在造我的謠，天曉得，我做生意的，朋友多，我承認，這並不表示我女朋友多呀！至於離過婚，這也是事實，個性合不來，觀念思想有差距，這有什麼辦法呢？祇好長痛不如短痛了。

△電話鈴響。

△志芳順手拿起電話。

△舞台的另一角，有一個光圈，是林宏天手執話筒。

林宏天

(以下簡稱宏天) 高公館嗎？我找高志芳小姐。

志芳

(興奮) 我就是，你是誰？

宏天

志芳！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嗎？

志芳

(躍起) 你是大哥哥？我當然聽得出來？人在那兒？

△在一旁的陳家銘，看了表情很不自然。

宏天

我人已台北了。媽媽沒有告訴你？

志芳

我剛跟學生去旅行回來剛進門，你這個該死的大哥哥，回到台北怎麼先不回家，見了面我恨不得好好的搥你一頓。

宏天

你還是那麼喜歡打人，可見得是一個會體罰學生的老師。(一笑) 不過，我就愛你的小拳頭搥我，真爽！

△陳家銘過來一把搶過話筒，志芳有點驚訝。

家銘

林宏天！我是陳家銘，我們好久不見了。

宏天

(意外) 陳家銘！你也在高家？

家銘

高老爹是我的恩師，志芳是我的女朋友，我們可能很快的請你喝喜酒了。

宏天

恭喜恭喜！

家銘

我追得好辛苦，你可別趕回來攪局？

宏天 怎麼會呢？

家銘 晚上請你吃飯，志芳替你安排。見面再談，你快回來，咱們多年老友該痛飲一番了。晚上見！

志芳 (把話筒搶過來) 大哥哥，你現在人在那兒？

宏天 就是家附近街口，我馬上就回來。

志芳 回頭見吧！

△志芳放下話筒，林宏天消失。

志芳 家銘！我記得你們以前不是很要好的嗎？

家銘 是呀，我們是一起混的，還為了女人打過架呢！

△他身上的呼叫器響了：他忙去撥電話。

家銘 唔！好，我馬上趕來。我有急事，先走了！等我的電話，晚上我請客。

秋美 家裡有準備了，你來喝酒吧！

家銘 好！我走了。

△家銘匆匆下。

△志芳有點散神，下意識地取下戒指裝入匣內。

△志芳進入書房。

志芳 我記得大哥哥就住在這間書房裡，媽！你把這兒整理一下好嗎？要和以前一模一樣，我要讓他住在家裡。媽！你今天做了幾樣什麼菜？有沒有紅辣椒炒牛肉絲？

秋美 有！還有紅燒獅子頭，活蝦，生魚片沾「瓦殼米」，炒空心菜。

志芳 (同時) 炒空心菜！

△母女倆高興地笑了。

志芳 媽！你真是個好媽媽！我們今天不要到外面吃，我要在家裡吃團圓飯。

高老 人家家銘要請他吃飯，一番盛情怎麼好意思呢？

志芳 叫他改在明天好了，噢！小哥哥應該回來了。

高老 你小哥哥是跑新聞的記者，忙得要命，不要等他。我說志芳，你對家銘求婚的事怎麼回答人家？

志芳 我要考慮，他人是能幹，沒錯，可是他花心了，現在又發了點小財，更是財大氣粗到處風流，這是我不能忍受的，他是富家子的毛病。

秋美 志芳！你已經老大不小了，再拖兩年，三十歲一過你就沒人要了。

志芳 沒人要就當單身貴族，終身獻身教育當老姑娘，可以孝順父母呀！我一身灰砂我得去洗個澡，換套衣服歡迎大哥

哥回家。哦！

△志芳興奮地唱着歌曲進進去。

秋美 老公！她已經有好幾年沒唱這支歌了。

高老 （搖頭）看樣子，會有麻煩來了。

△這時，高家的兒子高志平回來了，戴眼鏡，瘦長個，衣着隨便，背着相機，他是個精力旺盛的新聞記者，熱衷社會服務和各種改革，口才好，反應快，富正義感，是個很有前途的新聞工作者。

高志平 （以下簡稱志平）媽！是不是林宏天回來了。

秋美 剛通過電話，馬上到家了。

志平 他早就該回來了！媽！有什麼吃的，我忙到現在連中飯還沒吃呢？

秋美 有紅豆湯，媽去盛一碗來。

△秋美進內去。

志平 （走向父親嚴重地）爸爸！林大哥在美國的情形你清楚嗎？

高老 我正想問你。

志平 我已經托了朋友打聽過，他在美國曾經跟一些搞台獨的朋友走得很近。

高老 你應該找他談談。這可不是兒戲。

志平 我會找他談的。

△秋美端了一碗紅豆湯上。

△高老坐下來翻閱志平帶回來的一疊政論性的新聞刊物。

秋美 吃吧！想要再去盛。

志平 唔！好久沒吃到媽煮的紅豆湯了。

秋美 自從你當了記者之後，就很少在家吃飯，整天瞎忙，交了新女朋友沒有？帶回家來給媽看看。

志平 我整天忙得暈頭轉向，跑政治新聞壓力又大，那有時間交女朋友。

秋美 你已經三十出頭了，媽急著抱孫子呢？

志平 媽！您放心好了！快了！快了！

△志平三口兩口就把一碗紅豆湯喝完了。

志平 哇！太棒了。我還想吃。

秋美 晚上給阿宏接風，媽做了許多菜，留著肚子別吃了！

志平 媽最偏心了，就疼妹妹和大哥。

秋美 (笑著) 那有這種事，你是長子，是高家的心肝寶貝，媽怎麼會偏心呢？真是胡說八道。
志平 媽！我是跟您開玩笑的，我媽媽是天下第一媽媽，(抱母親一下) 讓沒出息的兒子親一下。

△志芳從內出，看得出打扮了一下，顯得清爽美麗。

志芳 (欣喜地) 小哥哥，你回來了！太好了，大哥哥也回來了，晚上一塊吃團圓飯。

志平 妹妹！今天怎麼啦！特別漂亮麼？

秋美 今天陳家銘向妹妹求婚了！

△秋美把空碗端進內去。

志平 哦！這倒是我家大新聞，妹妹還真有一套，終究把這條大魚釣到了。

志芳 陳家銘算什麼大魚，他老子有錢，靠家裡出資開了一家電子公司，我看他祇能算是小魚。

志平 妹妹，不是我要罵你，你就是心比天高，自不量力，你如果能嫁給他那真是你的福氣，他在台北企業界很罩得住，

在單身貴族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何況他這兩年很發了一筆。人又長得帥，據我所知，起碼有三五個名女人對他

有興趣，其中有大家閨秀，有富家千金，有演藝界名女人，還有活躍的女強人，喝！他卻偏偏喜歡你這個刁鑽古

怪，又驕傲又任性的小家碧玉。真是奇怪，妹妹，你還不趕快把他抓到，我真替你著急。

志芳 他太花，我要考慮。

志平 他向你求婚了，你還不快答應他。

志芳 有關我終身大事，一輩子的幸福，我當然要慎重，而且我還要廣徵民意。

志平 這是你個人的事，要什麼民意！

志芳 (輕鬆地) 至少我也得徵求家裡的親人的支持呀！

志平 爸媽同意你嫁給金龜婿，這不是太好了，我也投他一票呀！全員通過。

志芳 還漏了一個人？

志平 誰，我們一家四口呀！（明白了），哦！你是說大哥哥林宏天？

志芳 對！我特別重視他這一票。

△高老從看雜誌的老花眼鏡內抬起眼來望著他倆。

志平 (不以為然) 他？

志芳 你說大哥哥會投同意票嗎？

志平 (冷靜地) 他沒有資格投票。

志芳 為什麼沒資格？

志平 他跟我們倆沒有血緣關係呀！他祇是爸爸的乾兒子。

志芳 (有點激動) 他在我們家住了十五年還不能算是我們家的人嗎？那像我們都是在台灣出生的新生代，爸爸是台灣人的女婿，在台灣住了四十多年，不也是台灣人嗎？

志平 我們的祖籍是山東人，永遠是山東人。

志芳 媽媽是本省人呀，我身上一半流的是媽媽的血統呀！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不就算是美國人嗎？

高老 (大聲喝止) 夠了；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不管生在那兒，長在那兒，都是中國人。

△大家突然頓住。

△門口出現了林宏天，他穿西服，綠色領帶，身材結實，戴著一副細邊眼鏡，年近四十歲。拎著一個大箱子。由於愛好運動，體型和臉龐屬於肌肉型的。

林宏天 嗨！大家好！我回來了。

△志芳忍不住撲上去。抱住他。

志芳 媽！大哥哥回來了！(激動地，輕輕地用拳捶打他) 你這個人！真是的！一出國就不要這個家了。(竟哭了)

宏天 怎麼會呢？(取出手帕替她擦淚)

△秋美從內奔出，很激動地迎上。

秋美 (用台語) 阿宏！你回來了。

宏天 表姑媽！你好嗎？

△秋美扶著宏天，又摸又看，口中喃喃。

宏天 阿爸！

△在親情激情中暗場。

—暗場。

△燈漸亮時已是晚上。

△志芳在打電話。

△林宏天在書房整理書籍。

志芳 唔……你為什麼不趕來一塊吃飯？……我大哥哥林宏天也是你的老朋友呀！……我還要考慮，……也好。隨便！

大哥哥！陳家銘找你講話。

△林宏天出來接電話。

宏天 家銘……恭喜你……那還容說嗎？我當然幫你說話，……不會有問題的，兩老都點頭了，等著喝你喜酒了。加

油……好！我們見面談，bye-

△宏天搖頭，一面笑著。

宏天 小妹！我看陳家銘很心急，你到底有什麼打算？

志芳 聽聽你的意見呀！

宏天 （倒了一小杯酒喝，吟哦）站在一個大哥的立場，很理性的考慮，你應該答應他。

志芳 為什麼？

宏天 他很英俊，有錢有事業，嫁給他可是享受第一流的生活條件，何況，據我知道，他很快就愛上你了，有十年了吧！

志芳 條件好，可是他有一個我不能忍耐的缺點。

宏天 什麼缺點？

志芳 好色！我這個女人就是不能忍受花心的男人，我對愛情看法是相當保守的，我可以原諒男人任何缺點，就是不能

忍受男人把愛情與好色分開來處理，你說，多數男人都是有這種觀念嗎？

宏天 很不幸，全世界都對男性太寬容了，也太方便了。

志芳 你說說你的戀愛看法？

宏天 你是指異性戀？

志芳 同性戀是性變態。噁心，當然是男女之戀。

宏天 男女之戀出發點是來自異性相吸的自然現象，如果缺少這種自然的生理要求就不算是戀愛。

志芳 那你認為一個花心的男人是對的？

宏天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每個人有他的人生。在道德規範之下，就必須把愛情昇華到一個無私的境界，化為友愛、

博愛。就像你我，我們不是戀愛而是兄妹之愛，我是你的大哥哥，你是我的好妹妹。這就是一種昇華。

志芳 （認真地）我要你坦白說：你對我好，難道祇是喜歡我關心我，把我當小妹妹嗎？

宏天 （震住）這……

志芳 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嗎？

宏天 （對望良久）有！有過，你小時候我背過你，讓你騎在我的脖子上，我親過你的臉，這些舉動都是在我的潛意識

裡已經超越兄妹之愛了，你難道沒有感覺到嗎？

志芳 （溫柔地）我感覺得出來，我好喜歡。可是等我慢慢長大，你反而跟我保持相當的距離了。手都不碰我一下。

宏天 是的，你像一隻蝴蝶不停的在變，變成一個好美的少女，我比你大十歲，我覺得我只能做你的大哥哥，不能有任

何遐思，所以反而疏遠了。專心給你惡補，讓你能戰勝聯考，總算如願以償，考上了師大附中，邁上人生的第一

步。

志芳 這段日子，真辛苦，回憶起來很甜蜜。

宏天 對不起，那段時期整天逼你K書，罵過你也打過你手心。

志芳 火辣辣的滋味，令人難忘。等到我自己當了老師之後也會打他們的手心，但是我很冷靜用愛心適當的體罰，奇怪！祇要一開打，全班的考試成績立刻就上升，（一笑）但是我是反對體罰的，又把話題扯遠了。你說：現在我該怎麼辦？

宏天 婚姻幸福是很難得的，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心靈溝通，性格能適應對方的缺點，互相關愛尊重，才能和平相處。愛情呢？不重要嗎？

宏天 我是不大相信愛情的人，像我表姑媽嫁給你老爸，全憑我爸爸對他們的認可，一相親就成了，他們的愛情是婚後慢慢培養出來的，現在不是越過越恩愛嗎？我們也看到許多夫婦，婚前愛得發狂，婚後吵得像仇人。這就是雙方瞭解不夠，思想距離太大，性格不能適應，最後不得不分手。所以，別人是幫不了忙的。要你自己決定。

志芳 好，我會再考慮一下。

宏天 我們分開很久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我想問你，除了陳以外，你還有別的要好男朋友沒有？

志芳 追我的是有好幾個，但是我都不喜歡。

宏天 沒有一個你喜歡的。

志芳 （嚴肅地）有！有一個？

宏天 是誰？我認識嗎？

志芳 （生氣地）我不說！

宏天 那他知道你喜歡他嗎？

志芳 那個死鬼最沒良心，一走了之，連封信都沒有。我恨死他了。

△志芳眼中充滿淚痕！

宏天 （上前一下子握住她的手）小妹！原諒我！

志芳 （淚水滾下）宏哥！我原諒你！

△志平換了便衣從內出。

志芳 我去沖咖啡。

△志芳忙進內去。

志平 大哥！我有話問你！

宏天 請問。

志平 很坦白的。

宏天 好。

志平 你在美國，是不是在搞「台獨」？
宏天 我不是台獨份子。

志平 那就好。我放心了。

△志平與宏天握手。

志平 你這次回國有什麼目的？

宏天 想做點有益於國家的事，寫點東西。

志平 有人支援嗎？

宏天 有，我正在進行一份我極嚮往的工作。

志平 那方面？

宏天 有關方面，不便太早宣佈。

△兩人一同笑了。

△志芳端了咖啡上。

志芳 你們在談什麼？那麼開心。

志平 我們在談女人。

志芳 該不是談我吧！

△志芳端咖啡給他們。

△門鈴響。

志芳 (有點不安) 來了，一定是家銘來了，你去開門好不好？

志平 我真不明白你的心態。來了！

志芳 我好緊張，我怕他逼我攤牌。

門外人聲：老師！高姐！是我們，你的學生。

△志平引着丁玉婷和莊正與王尚文三人同上。

玉婷 高姐姐！我們聽說你的大哥哥林博士回國了，我們是來景仰他的。

志芳 (興奮而高興地) 你們請過來，我來介紹。這是我林大哥，這三個孩子都是住在附近的鄰居，都很優秀的青年，你住這兒的時候，他們都在上小學，我當過他們的老師，時常以你為例子介紹你苦學成功的榜樣。

宏天 (一一和他們握手) 很高興認識你們。

△丁玉婷還帶了簽名簿請宏天簽名。

玉婷 林大哥，我叫丁玉婷。

莊正 我叫莊正。

尚文 我叫王尚文。

志芳 大家坐，我去拿飲料。

△志平拿了一個柑子扔給莊正。

志平 莊正，接住。

△莊正敏捷地接住，笑歪了嘴。

玉婷 高姐姐！我們心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林博士。

志芳 好呀！你們問好了。

宏天 可以！請！叫我林大哥好了。

玉婷 (互推) 阿莊，你先。

莊正 林大哥！我們祇是一個高三生，升學壓力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所以就很少關心國事。最近台灣情勢很緊張，在海峽對岸口口聲聲要我們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可是又不排除武力打台灣，而我們政府開放了報禁，黨禁，解除

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有兩三年了，但是仍然堅持三不政策。所以有一些反對政府的反對黨就要搞台灣獨立。一會兒遊行，一會兒鬧事，立法院裏拳打腳踢，鬧得人心惶惶，我們年輕人該怎麼辦！將來的前途會怎麼樣呢！

宏天 嘩！這問題太大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你們關心國家是好的，國家大事有一群國家精英在負責，他們自然會找出一條最好的路使日子會更好。不用你們學生來操心，你們祇要先把書唸好。

尚文 可是我們三個人的想法看法就不一樣。

宏天 哦！

志芳 他們三個人有三種不同的背景，莊正是外省人的子女。王尚文是道地的本省人，丁玉婷跟我一樣，不過——不過他母親是外省人，父親是本省人。全台灣祇有這四種人，以人口來分，當然本省人佔絕大多數。

宏天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我本人是第五種人，我的父母都是本省人，而我在外省人家中長大的，這就是所謂省籍情結。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今年已經八十歲了，儘管對岸中共政權想抹煞中華民國，實質上我們依然獨立的存在著，而且製造出經濟奇蹟，富甲天下。有的人想把中華民國反對掉，要想成立台灣國，這是行不通的，這祇是一批想

奪權的野心份子的政治手段而已。

△高老和秋美從外面散步回來了，他們不作聲在一旁聽，高老用手勢制止太太吭聲。

莊正 林大哥，「台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宏天 (緩緩地平靜地) 這麼說吧！他們想根本否定是中國人，想把中華民國政府看成外來政權，把國民黨在台灣四十年和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他們強調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永久切斷與大陸的關係，放

棄統一的目標，目的是要推翻中華民國，自立台灣國。

高老 (早已忍不住，火爆地) 宏天！你怎麼可以對年輕人談這樣的話呢！

宏天 阿爸！我是在向他們講解有關「台灣獨立」的看法，他們問我「台獨」是什麼東西？

高老 (怒斥) 他們根本不是東西，他們是一群叛徒，一羣暴力份子，一羣為反對而反對的奪權野心家，根本就不關心

台灣兩千萬的同胞的福祉。他們不要三民主義，令人痛心呀！不想想看四十年前的台灣，過的是什麼日子，現在是什麼樣的日子……

志芳 爸爸！你別衝動，你誤會了，冷靜一下嘛！

高老 我是天生的大嗓門，我冷靜得很，有人要搞台獨把台灣弄死，對岸的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江澤民就等著找機

會來動武。告訴你們吧！小伙子！這些老人就想在有生之年把台灣奪過去，反正快要死了，要死大家一塊死！（進入書房）

志芳 好了！今天太晚了，改天再談吧！

莊正 那我們走了，林大哥！再見

宏天 再見，那天我演講的時候再通知你們。

△三個人離去。志平和他們同出。

△高老一面喝茶，氣漸平。

高老 宏天，你來一下。

宏天 好。

△宏天要進書房。志芳想隨入，被高老叫住。

高老 志芳！我們爺兒倆要說幾句悄悄話，你不許偷聽。

志芳 神秘兮兮的，有什麼話我不能聽的？

高老 能聽還不讓你聽嗎？

秋美 志芳！來！跟媽到屋裡去，媽也有話要問你。

△母女同下。

△高老望著宏天，無限關懷。

高老 你結婚了沒有？

宏天 還沒有。

高老 那好！我要你老實告訴我，你喜歡志芳嗎？

宏天 她是我疼愛的小妹，我當然喜歡她。

高老 (微笑點頭) 你愛過她嗎？

宏天 以前？有愛過。

高老 現在呢？

宏天 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最愛。

高老 (用力地把手掌拍在他肩上) 那好！志芳祇愛你一個人，我就把她交付給你，你們倆永結同心吧！

宏天 可是我有點麻煩！

高老 在美國有女人？住在一塊沒結婚？

宏天 正在辦理分手。

高老 洋妞？

宏天 不是的，台灣去的，志芳以前的好朋友。

高老 那更糟，叫什麼名字。

宏天 徐莉玲。

高老 (吃驚) 徐莉玲？徐大川的寶貝女兒。

宏天 你認識她父親。

高老 徐大川是我老朋友，搞房地產玩股票發了，今年投資公司一倒，倒掉他不少。徐莉玲！這可麻煩了。

△電話鈴響。

△志芳從內奔出接電話。

志芳 喂！你找誰？

△舞台一角出現了一個時髦艷麗的女郎，她就是任性的富家女徐莉玲，年齡與志芳不相上下。

徐莉玲 (以下簡稱莉玲) 哈囉！猜猜看，我是誰？

志芳 這聲音很熟，你是……

莉玲 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不應該忘掉我的聲音的。

志芳 我猜到了，你是我的學妹徐大小姐徐莉玲。

莉玲 對了。

志芳 你不是到美國去了嗎？

莉玲 我回來了，我有事找你，你在家等我。

志芳 喂！喂！

△莉玲消失。

志芳 這個小妖精，還有老毛病不改，任性。

△高老與宏天從書房出來。

高老 是不是家銘打來的？

志芳 不是，我的學妹。

△秋美從內出，手中拿著一套汗衫和睡衣。

秋美 宏天，該你洗澡了，你的換洗舊衣服我是從樟木箱翻到的，上面還有樟木的香味呢！

宏天 (猛聞一下) 哦！這香味真好，謝謝表姑媽。

△宏天進內去。

志芳 爸！你累了吧！我來替你捏一下。

△志芳按摩高老的頸後。

△秋美拿茶杯去加水，遞給高老。

△高老在秋美耳邊說了一些，秋美臉有喜色。

高老 女兒！好了，不要按了。你對家銘求婚的事怎麼決定？

志芳 我想了很久，決定把戒指退還給他。

秋月 不會後悔？

志芳 不會。

高老 爸媽都知道你的心事。

志芳 (抬頭望着父母) 你們都知道了。

高老 爸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林大哥，是否？

志芳 (說不出話) 我……

高老 那麼，如果是林宏天向你求婚，你肯嫁給他嗎？

志芳 他還沒有向我求婚。

高老 我剛才已經問過他了。

志芳 他怎麼說？

高老 他樂死了。

志芳 (笑了) 這個人！

高老 不過，有點問題。

志芳 (大愕) 問題？

高老 他說你們分開多年，他人在國外難免寂寞，總會有點男女間的事，他會當面告訴你的，你得原諒他。

志芳 (有點激動) 那得看是什麼樣的男女問題。

△門鈴聲。

志芳 一定是家銘，我去開門。

△志芳吸了一口氣勇往前去開門。

△傳來二人見面的歡愉聲。

△宏天穿了睡袍從內出。

宏天 哦！好舒服，如果這世上有天堂的話，這兒就是天堂。

高老 天堂馬上要變地獄了。你還不快躲開，狼來了。

△高老推宏天進書房，把門關上。

△志芳與莉玲牽着手進來。莉玲的打扮入時，珠光寶氣，身材苗條。

莉玲 高伯伯、高媽媽！你們好。

高老 你好！你爸爸好。

秋美 我爸爸過兩天就來看你，他又去了一趟大陸。

高老 你坐。(倒茶)

高老 你們聊！老伴！我們回房去，別打擾他們，問題來了，總得面對。

志芳 爸！你在說什麼？

△高老拉著秋美進內去。

宏天 (從書房出來) 對！問題來了總得面對，不能逃避。

宏天 (見宏天色變) 林宏天，你果然在這兒？

志芳 (意外) 你們認識？

△莉玲上前給了宏天一記耳光。

△宏天平靜地忍受。

志芳 莉玲！你這是幹什麼？

莉玲 志芳！他就是我在美國相好的男人！逃回台灣來找他的小情人，志芳，(嚴峻地) 這個小情人(指著她)難道就是你！！

志芳 (傻了) 我？

△三人傻若木鷄。

△躲在門後的高老懊惱拋頭。
幕落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二個月後，已是夏日溽暑。
啟幕：

△下午。一架電風扇在靜靜地吹著搖擺的微風。

△傳來高老在陽台上拉二胡的聲音，曲調纏綿代表了高老的心情。

△洪秋美穿了白圍裙端了一盆水在抹桌椅，非要擦得一塵不染才停止。這是這兩個老人的毛病，祇要有心事他們就會各管各的，一個拉他的二胡，一個勤打掃環境，擦地抹桌椅藉此來發洩鬱悶，自我調整情緒。

秋美（自言自語喃喃地）又在沒完沒了的拉二胡了，他祇要心裡有心事就開始拉他的二胡，就幾支老曲了，聽得我耳朵都快冒油了，也真奇怪，心情好的時候越聽越好聽，煩的時候越聽越煩。

志芳（O.S.）媽！媽

秋美 什麼事呀？

志芳（O.S.）拜託你去叫爸爸不要再拉了好不好？聽得人好煩！

秋美（想笑）我不敢！你為什麼自己不去？

△秋美又重覆抹桌椅。

△志芳拿著一份聯考發表的名單報紙從內去。

志芳（向上喊）爸爸！

△二胡聲轉調變快速的調子。

志芳（看看上面再看看母親勤勞的背影）媽！你真是勞碌命，你已經擦了兩個多鐘頭了，可以休息了！已經是在太乾淨了！

秋美 你以為媽拚命的擦地抹桌椅是為了愛乾淨？你以為你爸爸拉了一整天二胡是為了愛好嗎？不！

志芳（取出一包細洋烟點燃）我懂，我懂，你們是心裡有煩惱。（吸烟）

秋美 志芳，你不是戒烟了嗎？

志芳 今天已經放榜了，我教的學生大多數都上榜了，丁玉婷他們三個更是考取了好學校，所以我可以破戒了。噯！二

胡聲停了，爸爸快來了，趕快熄滅。

△志芳猛力按滅烟蒂。

秋美 阿芳！媽知道你近來心情很不好，又忙又累，可是女人抽烟總是不大好的。

志芳 （故作地假高興）沒有呀！我心情好得很，我學生全都上了榜，我應該感到驕傲，這是我的教導有方，是我的成就。好！我要來杯XO白蘭地慶祝一下（去開酒瓶）哇！今天好熱，怎麼不開冷氣！（學父親的樣子）今天還不到32度，超過了32度才准開冷氣，這可不是為了省錢哦！是為了鍛鍊人類的忍耐力。」媽！爸太固執了，人為什麼越老越固執呢？

△志芳咬開瓶塞，倒進兩個圓肚玻璃杯中，每杯一小半杯，把杯子遞給母親，另一杯托在手心中溫熱。

志芳 媽！你也喝點。

△母女倆面對面坐下傾談，喝酒。

秋美 阿芳！告訴媽，你們的事怎麼樣了！

志芳 鑽戒我已經還給陳家銘了。

秋美 我是說你們四個人的事。

志芳 四個人？可以一塊打麻將，也可以打橋牌，還可以辦家家酒呀！

秋美 不許胡鬧！婚姻大事是女人一輩子的事，這是非常嚴肅的，不可以當兒戲。

△高老已帶著二胡回來，把二胡掛在固定處。見志芳在喝酒，一把把酒杯奪走。

高老 （喝止）你是怎麼了？又抽烟又喝酒，我看你是不得了啦！

志芳 （有點酒意帶點嬌嗔）爸爸！我要喝，我想喝，這是世界有名的好酒，XO白蘭地，好香好醇，我今天才知道它的魅力，我要喝它一個大醉，我要知道一個人喝酒唱醉了是什麼滋味，我做了二十多年乖寶寶，我不要再做了。（激動亢奮）我要變壞，我要變一個壞女人，我不想活了。

△高老揚起手給她一個耳光。清脆一聲。志芳楞住了。

志芳 （大哭）媽！爸爸打我耳光，火辣辣的！（衝上前慟聲大號）你打！你打！你打死我好了！爸！從小到大你從來都沒有打過我，你再打呀！打呀！

△秋美也哭了。

高老 （沈著地）阿芳，你是怎麼了，是醉了？還是瘋了。

志芳 （輕而委屈地）爸爸！我沒有醉，也沒有瘋，我太傻了，就在大哥哥回來的那天，我，大哥哥，陳家銘，徐莉玲，我們四個人就在這兒演出一場荒唐鬧劇，小孩的家酒，我來說給你聽。

△音樂變動，燈光暗下又升起。

△時間倒退到第一幕尾，高老拉秋美進內去。

△莉莉見宏天從書房出來。

宏天 問題來了總得面對，不能逃避。

莉莉 林宏天！你果然在這兒？

志芳 (感到意外) 你們認識？

△莉莉上前給宏天一記耳光。

△宏天平靜地忍受。

志芳 莉莉，你這是幹什麼？

莉莉 志芳！(指著宏天)他就是我在美國相好的男人，逃回台灣來找他從前的小情人！志芳！這個小情人難道就是你！！

志芳 (傻了) 我？

△三人傻若木鷄。

宏天 莉莉，我們的事，我們私下解決好不好！你不要在這兒胡鬧！

莉莉 (盛怒) 我胡鬧？林宏天，你想甩掉我？你在做夢，我徐大小姐從來沒有這個紀錄，祇有我甩人，沒有人能甩我，

林宏天，你小心點，我會要你好看。

宏天 請你冷靜一點，我們今天談的是私人感情的事，有話大家理性的談。不要激動！我們都是好朋友呀！來！我先向你道歉！好了吧！

莉莉 我要喝酒。

△莉莉走去拿酒。拿了三個杯子排在桌上。情緒平靜下來，把酒倒入杯中。

莉莉 (舉杯) 來！乾杯。

△志芳一直默默地看她的一舉一動。

△三人舉杯碰了一下。莉莉一飲而盡。

莉莉 好了！開始吧！走桃花運的 touch 林，你先坦白？

△林宏天手中托著酒杯，輕輕晃動著在台上走動思考，目光不同她們的目光接觸。

宏天 我該怎麼說呢？我不知道你要我說什麼？

莉莉 (微笑，冷冷地) 我要你先把我們倆的關係向阿芳說明。

志芳 不！你們的事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莉莉 聽聽與你無害。林宏天，先談談你是怎麼勾引我的吧！

宏天 是我先勾引你的嗎？

莉玲 好，你不說我來說，反正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你還不是看我有錢，也夠性感，在國外太寂寞，兩個中國人比較容易適應，我同樣的看你是個博士，也很單得住，所以一拍即合，實行試婚，以一年為限，合則結婚，不合則分手。

宏天 可是我們之間，個性不合，想法有距離，在生活上無法溝通，你太浪漫，我太死板，誰也沒有錯，就是合不來，祇好分手。

莉玲 哼！天下男人都是不負責的大男人主義，把女人當你們的附屬品，見異思遷。

宏天 莉玲，說話要憑良心，首先發難的可是你哦！

莉玲 怎麼？

宏天 你把你的情郎帶上我的床，被我無意中撞上，我能忍嗎？

莉玲 哦！你怕當王八是不是？你要弄清楚，我祇是你的女朋友並不是你老婆！我有我的自由，我要愛誰就愛誰，你管得著嗎？還有！我得糾正你，你在美國住的房子，睡的床全是我買的，怎麼是你的床呢？

宏天 好好好！一切都是你的，祇有我的心不是你的。

莉玲 (輕蔑地笑) 哼！

△志芳已無法忍受，用手摀住耳朵！

宏天 既然你忘不了舊情，要和老情人驚夢重溫，那我就成全你們，這總可以吧！我搬走，咱們好來好散，我們還是朋友，你怎麼反咬我一口，說我始亂終棄，把罪名按在我頭上呢？

莉玲 婚前性行為，根本是很平常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你們大男人主義者可以花天酒地左擁右抱，把女性當發洩物，甚至於連對方姓名都不知道就和她上床，事後還沾沾自喜到處炫耀你們的尋芳戰績，幼稚！無聊！不道德！瞎吹牛。我們女人為什麼就不能和相愛的親熱溫存一下，如果我是你的法定配偶，那就是犯法！我們又不是！你管得著嗎？一切依法辦理好了。

宏天 對呀！所以我很識相，連你的情人光屁股進入浴室，都沒看清楚他的臉我就走開了。

莉玲 窩囊！膽小鬼！

志芳 (搖頭) 你們不要再說了好不好？求求你們。

莉玲 阿芳，你說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就在我決心要嫁給宏天的那天，我以前的男朋友從台灣來找我，他一直是我最難忘的男人，他已經離了婚，所以兩個舊情人，一面喝酒，一面談往事，他告訴我即將與一個純潔的淑女結婚，我也告訴他就要嫁給一個博士，大家互相恭喜，談著談著，也許是酒喝多了，情不自禁擁吻倒在床上。就在這時候，這倒楣蛋帶著鮮花回來了，一頭撞上就造成尷尬場面。(突然大笑起來)

志芳 (狠狠地盯著宏天，轉向莉玲) 你覺得很好笑嗎？

莉玲 (笑出了眼淚) 好笑的還在後面呢？我一回頭，那位仁兄不見了，平常在女人堆裡是個風雲人物，他光著屁股衝進浴室嘩嘩地淋起浴來了。再一轉身，另外一個也溜了，什麼大男人，全是膽小鬼窩囊廢，我就進去把洗澡的男人拉出來，問他怕什麼？我又不是他太太。你猜他怎麼說？

志芳 他怎麼說？

宏天 他怎麼說？

莉玲 他說他是他的老朋友，同村一塊長大的，所以見面有點不好意思。

宏天 同村一塊長大的？他是誰？

△此時陳家銘已在外聽了半天，表情呆板地出來。

家銘 是我！陳家銘！

志芳 (驚愕) 啊！

宏天 是你！

△燈黑一下再亮時已回到前面一場。

△高老與秋美大為錯愕！

高老 是他？

秋美 是家銘？

△志芳也大笑起來，笑著笑著轉為哭泣。

志芳 (壓抑下來，強作微笑) 爸！你能說這不是一場兒戲嗎？四個人在玩家家酒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用工作來麻醉自己。(噓了一口氣聳聳肩) 好了，今天我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我的學生全都上金榜了，總算辛苦沒有白費。

媽！我自己，現在該怎麼辦？

秋美 (已淚流滿面) 我可憐的孩子。

志芳 我還在生氣，我沒法原諒他們三個，我再也不理他們了，我要和他們絕交！(伏母身大哭)

△高老走到她面前撫她的肩。

高老 (低聲) 阿芳，一切聽其自然吧！

△志芳倒在慈父懷中！

秋美 進房休息一會吧！

志芳 爸！你不許拉二胡。

△正欲取二胡的高老，祇好又把二胡掛上。

△秋美與志芳進內去。

△高老又倒了一杯酒。

△門鈴響。

△秋美從內出去開門。

高老 又是誰來了，可別是那三個辦家家酒的小鬼又來攪局。

△進來的是徐大川夫婦，帶了一大包大陸禮品。徐大川年六十餘歲，有點發福，大嗓門，笑聲震天；徐太太卻有點老來俏，珠光寶氣，衣著華麗。

△一陣寒暄後。

徐太太 我們剛從大陸回來，趕上大陸正在鬧水災，真是花錢受罪。

徐大川（以下簡稱大川） 一點土產，請收下。

高老 大陸貨品台北全有，何必客氣呢！

大川 意思意思！我就是到迪化街買的。（大笑）

高老 請坐！

△秋美忙去沏茶。

徐太 你們還住在這兒，一點都沒變，該換個大一點的大廈了。

秋美 請用茶！

△秋美已沏了兩杯茶送上。

徐太 秋姐！他們男人見了面，話可多呢？不是談政治就是談女人。煩透了，我們到裡屋去聊。

秋美 好呀！

大川 慢點，等我把今天登門拜訪的主題談完了，你們再去談悄悄話。

高老 哦？無事不登三寶殿，還有目的？

大川（大笑）當然，咱們哥兒倆十幾歲就在一塊兒打日本人當少年兵，一面行軍一面哭來到台灣，當年是一塊兒穿草鞋的朋友，經過這四十多年的變化，現在你是聖人蛋，我是暴發戶！回到大陸去探親又變成聖誕老人了！哈！

高老 你命好呀！

徐太 快談正事。別又岔遠了。

大川 是！老友！我是專程來道歉的。

高老 道歉？道什麼歉？

大川 這是我從大陸回來才知道的。小女莉玲做了一件荒唐事，兩個多月前這孩子跑到這兒來出洋相，把醜聞當喜事，弄得一團糟，（大笑）其實是個大笑話。

高老 這沒有什麼？孩子們感情上的事，由他們自己去解決，我們管不了那麼多，隨他們去。

徐太 高大哥，有些事還非得我們大人出面擺平不可。

秋美 出了什麼問題？

大川 這怎麼說呢？這還相當複雜，太太！你來說吧！

徐太 好！我來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女兒莉玲和你家阿芳從小就是好朋友，我女兒原先有個要好的男朋友，為了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就斷了，我女兒是個任性又浪漫的女孩，在美國也荒唐了一陣子，在去年才認識了一個博士，原來就是你的乾兒子林宏天，兩人一對眼就「搞」上了。就開始試婚，這在國外很流行，我們一直希望他們早點結婚，誰知道莉玲從前的男朋友出現了。而且已經和太太離了婚，二人一見面死灰復燃，於是有一天。正當……他們要搞——

秋美 (打斷) 這事不必說了，我們都知道了。

徐太 那就長話短說。

大川 把屬於限制級的部份跳過去，別去了一趟大陸，就學會了亂搞。

徐太 經過了一番混亂，才弄清楚莉玲從前的男朋友陳家銘曾向你家阿芳求過婚，這下搞亂了。我看這樣好嗎？

高老 怎麼？

徐太 乾脆來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搞」他個天翻地覆。

大川 好呀，這不是喜劇收場大團圓嗎？(大笑) 哈！

高老 這根本不用我們煩惱的事，他們自己會解決的。聽其自然發展。

大川 不過，還剩下一點小小的後遺症。

△阿芳從內出在一旁聽。

高老 後遺症？什麼問題。

徐太 我女兒有喜了！核算時間是林宏天的種。

△志芳轉身奔入內去。

高老 啊！真會攪局。

△四個人在舞台上交錯踱步，像打籃球走位。每人有各人的表情。徐大川喜，高老怒，秋美哀，徐太樂。

大川 老哥，你有什麼看法？

高老 有三種模式可以解決。

大川 說來聽聽！

高老 第一案，按傳統，有了孩子就該結婚，這叫奉兒女之命，認命。

大川 好！

徐太 不行，不行！現在是什麼時代，傳統靠邊站。

高老 第二案，母親保密，誰也不告訴，等生了之後，就說是早產兒。

大川 (伸大姆指) 好！

徐太 這是連續劇的故事，有後遺症，什麼與父親血型不合了長大了惹出糾紛，沒完沒了。故事可以演四十集。

高老 第三案就是一切公開化、透明化，由他們四個人自己解決。要是談不攏，那就吹燈滅燭，各奔前程！

大川 (鼓掌) 好！現在是一切公開化透明化的時代，好！

徐太 (鼓掌熱烈) 就這麼辦！(看錶) 老公！我要去打牌，我們告辭了。

△高老忙站起送客。

△徐大川看見白蘭地倒了一滿杯一飲而盡。離去。

△志芳出來。走到台中面對觀眾。沒有任何表情。父母在他背後望著她。

——暗場。

△燈亮時已是光輝十月。

△已是晚上七點多鐘。

△林宏天在書房趕稿子，用英文打字機打字。

△秋美端了一盤水果進入書房。

△這一段可用台語交替進行。

秋美 阿宏！你餓了吧！都沒回來，今天是怎麼了？

△停下工作，一面吃水果。

宏天 姑媽！我不餓。

秋美 為了你們的事好心煩呀！阿宏，你可不能傷你小妹的心呀！

宏天 不會的，這次回來我真愛死她了，可是她現在還不理我，祇肯保持兄妹的感情。她還是不肯原諒我。

秋美 噯！天下女人沒有不愛吃醋的，你要有耐心。

宏天 我是最有耐心的，我決定陪她一生。夫妻關係最好，退其次永遠是兄妹關係也行。(取出一個信封約有兩萬塊錢塞

給秋美) 姑媽！這是孝敬你，給你貼補家用的。

△秋美不肯拿推推拉拉才收下。

秋美 阿宏！今日是個好日子，等志芳回來了，你一定要向她求婚，姑媽已經給你準備好。(從口袋取出一個小錦匣) 把

這個給她，我相信他會答應你的。

△宏天打開一看是一個普通的金戒指。

宏天（懷疑）這麼小！合適嗎？

秋美 有紀念價值，是當年她爸爸送我的訂婚戒指，她認識。

宏天（默禱片刻）

△志芳從學校回來了。

志芳 媽！我回來了。

△秋美暗示宏天，自己躡足躲起內去。

△宏天忙迎出。

△兩人見面。

△宏天一把拉着志芳的手。

△無言，你看我，我看你，兩人擁吻在一起。

△秋美伸出頭看到情況居然高興得嘖嘖笑了出來。

△志芳吃了一驚，羞澀地把宏天推開，快步奔入內去。聽到呼的一聲關門聲。

△宏天在發楞。

△秋美奔出。

秋美 你說了沒有？

宏天 還沒有來得及。

秋美 那趕快上呀！傻瓜！

△宏天奔了進去。

宏天聲（叩門）阿芳！我能進來嗎？

志芳 請！

△秋美走回房又下意識地去拿她的抹布。用力地抹桌椅。

秋美 我好爽！我好開心。總算這樁心事可以了啦！

△門鈴聲。

高老聲 老太婆！老太婆！開門呀！

秋美 來了！下棋輸了就叫我老太婆，贏了就叫我親愛的。

△秋美與高老進來。

△電話鈴響。

秋美 一定是宏天的，他最近忙得不得了，不是開會就是演講。

高老 他不是說要在家趕稿子嗎？

秋美 (神秘地) 正在阿芳房裡向阿芳求婚呢！

高老 有門兒。

△高老去接電話。

高老 志平！是你呀！宏天在呀！他正在你妹妹房裡向你妹妹求婚呢……(吃驚) 什麼？唔……唔……會嗎？……你趕快回來當面叫他表態。……要把事情真相弄清楚，也許是有人想陷害他呢？……你回來吧！今天是你妹妹生日，回來一塊吃飯，騎車小心點。回頭見。

△秋美已進廚房。

△高老有點不安，拿出圍棋來擺棋譜。

高老 這盤棋，我怎麼會輸的呢？

△志芳和宏天牽着手從內出滿面喜悅。

宏天 老爸，你下棋輸了！我贏了，阿芳已經答應我的求婚了。

高老 好！好！好！

△秋美從內端茶出，已從志芳的手指上看到那隻金戒指。

志芳 爸！媽！請坐下，女兒有話要說。

高老 來！親愛的，坐好了。

志芳 (含笑忍淚) 爸爸！媽媽！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剛才林宏天先生已經正式向我求婚了！他什麼都告訴我了，問我願不願意做他的終身伴侶。我愛他，我就答應他。

高老 (有點激動) 好！好！很好！親愛的！你說呢？

秋美 我早就等着抱外孫呢？

△宏天與志芳同時跪下。高老忙把他們扶起。

宏天 謝謝爸爸媽媽養育之恩。

志芳 謝謝爸爸媽媽養育之恩。剛才林哥送我這隻訂婚戒子，我認得，這是爸爸從大陸帶來的金戒子，也算是傳家之寶，也是送給媽媽的訂婚戒子，這是多麼珍貴，裡面充滿了愛心。這比鑽石戒子還要寶貝。

高老 (睹物思情) 這是你奶奶給我的，(向天) 娘！我馬上就要返鄉探親，這次要把您老人家接到台灣來安渡老年。您要等着我！娘！

△門外傳來機車聲。停火。

△志平快步上。一臉緊張狀。

秋美 志平回來了，你正好趕上。你妹妹和阿宏宣布訂婚了。

志平（急促地）慢點，我要澄清一件事。大哥！你有沒有在美國搞台獨。

宏天（沉着）你冷靜點。

志平 我得到可靠資訊，証實了你在美國加入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你是會員。

宏天（平靜地）是的。

志芳 小哥，你是怎麼了？臉那麼難看。

宏天 阿弟！

志平（激動地）你不要叫我阿弟，如果你是台獨份子，我就要和你劃清界線，我不認你是我大哥。

志芳 小哥，你太過火了，你雖然是我的親哥哥，你也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對待林大哥，我告訴你，我愛他，我要畢生和他同生共患難，我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我也要嫁給他。

志平（衝動地）那我就去喝你們的喜酒！我不承認這個忘恩負義的妹夫。

志芳（怒氣沖沖，高亢地）你憑什麼？新聞記者不是上帝，你神氣什麼？代表民意嗎？代表正義嗎？你怎麼能隨隨便便憑一支筆就定人家的罪。你根本是妒嫉，你沒有出國深造你心態不平衡？你才製造白色恐怖冤枉好人，你是凶手！

高老（一聲大吼）住嘴！你們要毀掉這個家是不是？

△志平被林宏天溫和的表情拉住，冷靜地拍他的肩。

△志芳虎着臉十分堅決。

宏天（平靜地）阿弟：你的資訊有錯誤了，我所參加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是一個為台灣人服務的協會，成立於1983年，是個海外的台灣人中產階級，是個溫和理性的協會，絕不是台獨份子。請你相信我，你儘管去調查。

高老 好了；宏天已經說明了，我相信他。

△電話鈴響。

△宏天去接。

宏天 他在，請你等一下。阿弟，是你的電話。

△宏天把話筒交給志平。

志平 我是志平，（驚喜）什麼？名單上有林宏天？……

△大家緊張。

志平 林宏天被聘請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沒錯！謝謝您主任……再見！（放下話筒）我剛接一個好消息，林宏天已經獲准被聘請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了。

△志平改變態度上前向宏天道喜。

志平 恭喜你，大哥，對不起，我為剛才的話道歉。

△宏天拉志芳向志平道歉。

志芳 (哭了) 小哥哥，對不起。

△兄妹緊緊握手。

高老 好了！好了！什麼時候開飯啦！肚子餓了。

秋美 馬上就吃，今天是阿芳生日，大家努力加餐。

志芳 哎呀！我自己倒忘了。

△忙碌起來，門鈴響。

志平 有客人來了，我去開門。

△志平奔出。

△回來的是陳家銘和莉鈴，帶了鮮花和蛋糕。

高老 是誰呀！

家銘 是我們。祝高志芳小姐生日快樂。

高老 家銘：你老爸沒來？

家銘 他人沒來，派了一架粉紅色轟炸機來投粉紅色炸彈。

莉鈴 (把一疊喜帖扔在桌上) 嘍！

高老 是誰的？

家銘 當然是我們的(畫一圈)

高老 (下意識看莉鈴的肚皮) 這……

莉鈴 (立台中作模特兒狀) 你們看我的肚皮，平坦結實。

秋美 (端冷盤出) 怎麼回事？

莉鈴 (笑) 是一句戲言，一個小小的玩笑。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向觀眾) 請大家一塊來喝喜酒。

△全台哄然大笑。各人有各人的姿態。停格。

△生日快樂歌昇起。

——全劇終。